

- **Transition to Democracy**

什麼樣的條件使民主成為可能，什麼條件使它茁壯成長？

無論是形成一個共同的信念，或在某些程序上的共識基礎連接穩定的民主制度，一定具有必需的經濟和社會背景條件。如：人民均收入高、普遍識字率、城市居住和流行。另外，對某些信仰或公民之間的心理態度，須結合當地政府的大力，或與眾多的民間協會特定功能的社會和政治結構。

衝突與和解是必要的民主過程；民主的穩定更需要一個民主價值的承諾或規則，而不是中間選民，但這是個鏈接到其他有效政治關係組織的好辦法。「一致性」使民主穩定、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。雖然他們可能經過激烈的關注與共識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，民主過程的學術爭論仍答案分歧。然而，問題不在於民主體系如何形成，卻是怎樣的一個民主國家，最能保持或提高其健康和穩定。一個國家採取關鍵步驟走向民主，如中東、東南亞、熱帶非洲、拉丁美洲，很自然地就有些不同的民主方式。而今天，很多國家正在掙扎邊緣的民主，如錫蘭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秘魯和委內瑞拉。這導致了他們應運研究的一些方法論問題涉及的轉變，從功能到傳承，然後進行可能的模式過渡到民主保持正常運作的民主。軍事獨裁政權通常起源於秘密策劃，他們的武裝起義延續自通過大規模的宣傳和聯盟。是否富裕和有文化的公民將做出更好的民主、優越的學校，更能支撐氣候經濟增長？

“一些社會必要條件，”沒有先決條件，“民主”，從而確認了相關性和差異的原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所有這些場合的經濟和社會條件成為獨立，民主的依賴就會變。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這不承諾任何的因果關係，即每個效果只有一個原因，但每一個原因卻能創造出不一樣的效果。任何傳承理論的民主會很好承

擔起一個雙向流動的因果關係，或某種形式的循環互動，與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條件。不同社會或經濟背景條件下進入的理論，必須設法指定機制，在政治部分通過這些深入民主前景。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依存的互動。為了促進民主，首先須樹立民主黨人或許是說教、宣傳、教育，我們應該允許可能性、技巧或引誘。民主是一個主要問題程序，而不是物質。它還意味著，隨著各國之間已經作出過渡，可能有許多種民主的道路，但沒有一種模式的過渡期需要維護，民主的演變是一個穩定的過程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均勻，即使在同一個國家、在同一階段的過程中，政治態度是不太可能通過人口分散均勻。民主的成因不必在地理上統一：有可能是許多道路來民主；民主發生的時間不一定是一致的；不同的因素可能會成為重要過程中的各個階段；民主的成因不必社會一致。縱觀歷史，戰爭一直是民主化的重要力量，因為它有必要作出更多的人力資源。“共識”意味著有意識地舉行意見和蓄意的協議，但是，最好的實現，民族團結是不假思索地接受，是默默理所當然的。

以前的民主，是通過其特定的衝突，通過制定有效的程序或適應他們的方式。但長期性的嚴重的鬥爭有可能迫使反彈，因此極化不是多元化，不僅要預先存在，而且繼續多邊的辯論，特別是涉及到民主過程的試驗和錯誤，以及一個共同學習的經驗。在西方民主國家上個世紀，它擁有驚人的差異，觀察社會和經濟問題。其次，必須有根深蒂固的和嚴重的衝突。涉及各方面的變化，在工作技能、資本形成、分配制度、消費習慣，貨幣體系等，每個任務都有其自身的邏輯、各有其自然的主角，存在一些共同理想中的“共同利益”的共識。各種共同利益的過程本身就是實用偵察集合體，或團體組成一個國家，在民主的過程中，必須有意識地採用民主規則，但不能相信太多的應用，先從必要性和可能逐步習慣。操作這些規則將面積擴大共識，一步一步移動民主程序，它的特點包括競選演說，選舉的候選人，議會分裂，選票的信心和責難。

總之，民主的本質是習慣和調解糾紛不斷、變化中的問題而成的。

- **The puzzle of representation**

「儘管經過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仍不能全然說出『代表』的真正定義。」

對於古希臘人，民主意味著統治的百姓；對於非常現實的原因，美國的政治系統不是一個純粹的民主，而是間接的。美國政府選擇參加別人為他們做出的決定，政府如何以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招投標是一個重要問題，設計一個政府有限的權力，對憲法的制定確保政府是由人民通過選舉來實施主權；只有通過授予，任期的立法者在眾議院，並且定期安排更換立法者選舉，誰也沒有辜負組成的期望。除了定期舉行的選舉，有推定、民選官員可以信任，以及人民代表，因為政府官員是來自人民的行列。

一個完美的代表機構將類似於一般人在種族、性別、種族、職業、宗教和其他基本社會特徵。通過社會特徵類似遊行，向選民、代表分享他們的政治信仰和利益，作方法維護人民主權。事實上，大多數國會學者們一直認為，立委幾乎沒有對他們的政治影響。立法會議員可以代表選民不同的社會地位或生活方式，不過，由於量少的婦女和少數族裔獲得國會的議席是否該增加？這些團體的問題是否同樣或不平等，政府已經產生了一些研究。而今，黑人還沒有達成這樣的共識，這些黑人在華盛頓區有超過三分之二沒有代表？一個廣泛和平衡的評估值描述了非洲裔美國人，第二個獨特的特點和對比我的書，是利用 1996 年的全國電話調查黑人，從自己與黑人在多數多個系統或地區來研究。國家的締造者，從英國進口有系統地鼓勵立法者提供描述性和象徵性的代表。而眾議院議員競選重點反映強烈的“個人”在“政治”的事實。

最後我會說，黑人不是一個就應該被人強大的讚賞者，而是所有美國人一同建立一個強大的價值，因為它是一個組件的政治。代表不斷強調這些議員在國會，是否和社會背景及種族問題的預防有關？對問題如何最好地呈現，美國人

民的政府是有爭議的，當時的憲法草起，幾乎無視政治解決辦法。此外，該法案的權利，成為程序權利保障機制的下層由政府，其參議院最有可能被限制在社會和經濟精英。該司由國家立法機關把關，雖然解決了眼前問題的權力平衡，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如何選取人民代表？此舉是由於黨派競爭中，在各州選舉完全代表團組成多數黨。因此，此方法選出的代表變得相當糟糕，在個美國歷史上成為持續辯論的議題。一個美國領導人表示，當時的紐約批准憲法，當選的代表不一定是“最好的排序，”最後共和黨人聲稱，美國人是一個“奇和團結”，奠定的虛擬表示有爭議的公平、和平的表現隱含的實際情況。至於立委最終追求利益服務的政策，為他們的社區及國家作為一個整體。

一個政治問題在憲法轉換時提出，提出了參考奴役公約、非洲的奴役問題，他們在 1808 年時被禁止進口奴隸。關於黑人描述的表示，是否足夠？當人們認同一個團隊，它的勝利歡呼就會在場邊，但是真正參與的活動，都必須有些同顏色皮膚才選擇支持嗎？球場上黑人支持者發生了什麼事？如果所有的球員都只支持自己種族的成員，會怎麼樣？對比賽熱情的支持者，該怎麼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代表？他們會繼續出現在奧運會上，即使他們收到的邀請，在勝利時，他們會繼續為球隊贏得分數慶祝嗎？如果黑人球員在球場上，會成為降低球隊贏分的元素嗎？許多的爭論，實踐的收縮大多數黑人國會選區的可能性、減少了其他民主黨人贏得他們的席位。更有些人在爭論，1994 年，美國眾議院於多數黑人區全面重新劃分選區、幫助共和黨成為多數黨。

少數民族的代表，真能保確少數民族獨權益嗎？還是最後往往形成了一種少數民族獨大的現象？少度的關心，跟過度的放大化，都不是一種好現象。